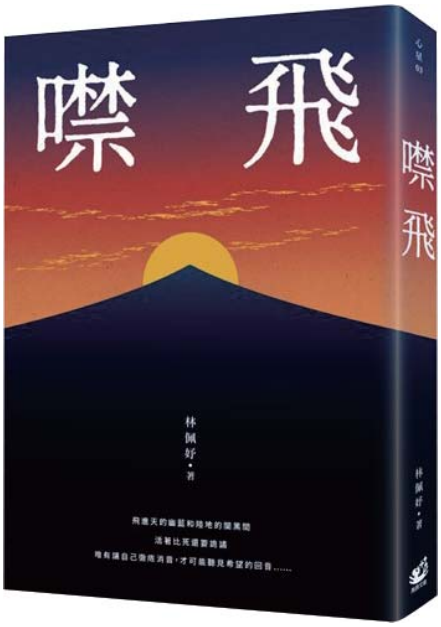
迂迴地靠近：以小說觸碰黑蝙蝠中隊與交織其間的生命

林佩妤 作家

歷時兩年，我訪問曾為黑蝙蝠中隊領航官的何祚明少校及其家人，將他生命中不同階段的切片改寫為短篇小說，包含二戰中的逃難與遷臺、從空軍幼校生成為軍官的經過、特種作戰的種種經歷，與中美斷交後對往事的回望等，集合成《噤飛》一書。

身分與世代的差距，與在當下書寫這樣一段故事的意義，在寫作過程中時時困擾著我。作品完成時，我在後記裡寫下：自己依舊充滿困惑，無法對歷史、認同、意識形態等種種提出更明確的論述，「或許，這只是一個個人對另一個個人生命經驗的嘗試接近、理解和想像」。

於此刻回望，我仍認為這些文字若做到了什麼，便是靠近了另一段曾經遙遠的生命。從訪談、寫作，到進入讀者手中，循著一段段必然迂迴的軌跡。



空軍特種部隊傳奇

黑蝙蝠中隊，中華民國空軍史上神秘傳奇，近看則血跡斑斑的一頁，源於冷戰期間與美國的軍事合作。1950 年代，美國中情局以「西方公司」之名，在臺從事情報工作，訓練國軍特種部隊成員。空軍先是以臨時編組的形式支援任務，編制日益擴大與完備。1958 年，正式更名為空軍第卅三、卅四、卅五中隊。

卅四中隊又稱「黑蝙蝠中隊」。隊徽上，一隻蝙蝠展翅，於暗藍夜色中，飛越北斗七星，衝破象徵赤色鐵幕的紅圈。黑蝙蝠中隊主要執行電子偵測任務，於夜間低空飛入中國大陸，截收並記錄所經地區的電子訊號、通話內容，作為分析共軍軍備的重要資訊。正如蝙蝠晝伏夜出，以回聲作為眼睛，在黑暗中知曉周遭世界的輪廓。

為搭載沉重的設備、不同專業的機組人員，任務使用的是笨重且無武裝的運輸機。離地不過一百公尺，甚至為躲避雷達降至三十公尺的飛行期間，地形險阻已是一大考驗，更遑論敵方高射砲、戰鬥機的攻擊。憑藉電子反制能力與飛行技術，黑蝙蝠中隊曾寫下彪炳的戰績，也少不了一機墜毀，十多個家庭同聲痛哭的血淚故事。

黑蝙蝠的足跡不只行經海峽兩岸。作為萬中挑一的優秀軍官，他們在美國接受訓練，學習最先進的裝備技術，也磨練在野外墜機時的求生技能。他們曾支援越南戰場，在佈滿游擊隊砲火的叢林間，空投敵後人員或運補物資。也曾飛越喜馬拉雅山，貼著稜線穿越暴風雪，在中國西北沙漠中精準投下核爆偵測儀。在那之前，任務的所有成員都在琉球美軍基地寫下了遺書。

一切都發生在遙遠的天空，高度機密的檔案裡，連他們的家人也無從知曉。

1973 年，黑蝙蝠中隊解編。執行任務的約二十年間（含前身特種作戰部隊時期），總計損失 15 架飛機，犧牲作戰人員 147 人。

黑蝙蝠中隊隊部位於新竹空軍基地。鄰近市區的東大路上，曾有座被喚作「新房子」的宿舍兼活動中心。早在六零年代便吹著冷氣，冰箱裡是來自美國的汽水與可樂，聖誕舞會華麗喧鬧，麻痺被生死交關和未知恐懼撕扯的神經，不少高階長官甚至總統都曾親自到訪。現在，那是黑蝙蝠中隊的文物陳列館，靜靜坐落城市一隅。

慚愧的是，在新竹出生成長的前二十年，我從未聽說過這段歷史。

無法筆直的理解

初見何祚明爺爺，是一個春日的下午。

他笑容可掬，打招呼溫柔優雅，在小公寓的門口迎接我們。

何爺爺曾是黑蝙蝠中隊的領航官。當時我和編輯仍是大學生，要與這樣一位九十多歲的前特種軍人互動，不免滿懷忐忑，卻很快地煙消雲散。何爺爺記憶力過人，說起故事條理清晰、細節飽滿；但又幽默謙虛，於最深刻處反而輕描淡寫，一笑而過。他喜愛音樂和繪畫，若不看櫃子裡那些勳章，還更像個溫文儒雅、學養豐富的老教授。

那天，他的太太、兒子和媳婦都在，自然地加入對話，聊沒幾句便到房間裡，翻出好多保存妥當的相片和手稿。後來的多次訪談，他的女兒和孫女也場場參與，不時為我們補上敍述或參考圖片。在那些彷彿家人聚會的對話中，我不只認識了一位空軍少校，也看見一位溫暖開明的長輩，和他充滿愛的家庭。

若想了解一段歷史，那是多麼好的資料來

源。何爺爺和他的家人們都樂於分享，一再耐心解答我們因時空距離而有的諸多困惑，全是當事人的第一手經驗，佐以豐富的物質史料。

但，以小說創作出發，我很快便感覺到不足。

能加入特種部隊的空軍，必須技術高超，且有一定的語言能力（足以應付與美軍的溝通），教育程度和見識自然過人。若像何爺爺這樣，十幾歲便考入空軍幼校，大多是出身於相對優渥的家庭，從小便接受精實的教育。今日，簡單輸入關鍵字搜尋，就能找到許多相關背景的空軍留下的紀錄。他們善於文辭，從投稿文章到回憶錄專書，記載各種外人難以窺見的細節。就連何爺爺自己都寫過奇龍計畫和雪地受訓的經歷，儼然已是精彩勾人，充滿臨場感的小說片段。

如果只是從訪談，或這些文章中擷取資訊，我能做的便只是拼湊現有的內容，頂多換作何爺爺（相異卻也相距不遠）的經驗、補上渲染性的描述，無法開展新的視角與觀點。

此外，橫亙在我們之間的年齡、成長背景、生活經驗等諸多差異，似乎也非輕巧的言語足以跨越。我理解他說的每個字，甚至在提問前便已能預想他的回答，但感性上，總難以真正感同身受那樣的家國情懷、同袍情誼，和作為一名軍人的服從與榮譽。

直行不可達，迂迴的前進就此展開。

《噤飛》一書的時代背景橫跨二戰至臺美斷交，空間包含中國沿海、內陸、臺灣，至中南半島和美國的軍事基地。自覺相關知識淺薄，除了關於黑蝙蝠中隊的專書和文章，我廣泛接觸不同類型的作品和資料。擷取電影和紀錄片中的畫面、捕捉回憶錄裡的時代氛圍，從小說家前輩對戰爭或軍武的描述中，蒐集各種可用的細節。

書中許多駕駛艙內的行動與對話描述，都來自王立楨老師的《飛行員的故事》系列。電影《神鬼獵人》、《絕地盟約》貢獻了一個亞熱帶居民對雪地場景的想像。《巨流河》勾勒的抗戰與逃難圖像，《永遠的零》中的空戰景象與氛圍，都啟發了小說中許多的片段。更有族繁不及備載的諸多作品，作為砌成本書微小卻不可或缺的磚瓦。

放大鏡式的、帶著明確目的的觀看，很快隨著好奇發散開來。我也讀了不同時空，甚至虛構的戰爭文學；接觸國際政治史、記憶政治、戰爭之框云云，絕非小說角色會思考的理論。

這是完成這本書必經的過程嗎？其實我不確定。最終的成品並不那麼深沉複雜，也無法找到讀過的每一段內容對應的痕跡。

但它們必然都帶著我更靠近了一點。無論是往深處鑽，想像不習慣表達情緒的那一代人，心中曾有過的波瀾起伏；或將視角拉遠，看見個人的認知如何在戰爭中被形塑，乃至決定他們經歷的戰略考量和冷戰背景。從不同角度，方能將歷史的全盤圖像看得更清楚，也領我更認識筆下的角色，和《噤飛》一書要呈現的樣貌。

時至今日，我仍不敢說自己足夠理解了。靠近一個陌生的人和時空，或許不是有終點的線性路徑，不是多解決幾個問題就能累積百分值；是

拼湊一塊沒有邊界的拼圖，不知道每個碎片對應的位置，湊在一起卻越來越清晰。

有些地方，或許就得拐彎繞路方能抵達。

又遠又近的書寫

若要靠近，為何選擇虛構？

老實說，最初並沒有太多考慮，便定下「短篇小說集」的體裁。這像是一種簡便的規避，以何爺爺的故事為本，又保留剪裁、加油添醋的空間。開始執行時，問題才漸漸浮現：如何衡量虛構與現實的比重？何時應該虛構？虛構會帶來何種有別於紀實的效果？

這些思考的前提，是作者「我」的現身。

一旦進入創作階段，要轉化為自己的語言輸出，作者便無法再裝作透明中立了。紀實作品尚需經過篩選編排，一旦加入虛構，便完全是作者有意圖的創造。除了嘗試無限靠近對方，也必須回頭審視自己的位置、視角、與書寫對象的關係。

特別在意這些考量，是因為我的隱身注定失敗。初期，和編輯討論稿件時，「無法呈現軍校、部隊的陽剛氛圍」一直是我們苦惱的問題。

但能怎麼辦呢？那不只是對話或動作，而是滲入字裡行間的質地。作為一位女性，我不知道如何描述景象或身體感，才會顯得英氣而非纖細；作為一個不認同戰爭的人，我就是無法讓角色有任何一次，不帶懷疑純然快樂地回顧任務的成功。

我開始思考自己為了什麼而寫。

在應下出版社的邀請之前，我對黑蝙蝠中隊的歷史一無所知，對軍事與戰爭題材幾乎沒有涉獵，也沒有具軍人或外省背景的家人，聽到「中華民國」總有小小的疙瘩。

但我好期待每次訪談，聽何爺爺和家人們又會說出什麼有趣的故事。我喜歡這個鮮活的老人家，有時害羞有時又享受稱讚，和家人相互吐槽或爭論細節；比起任務經過，更愛回顧和幼校同學玩鬧，還有和奶奶談戀愛的點滴。相較偉大的事蹟和情操，最吸引我的總是個人的情感與生活。

如果能在這樣一個宏大的敘事中，表現出我眼前的樣貌就好了。

那便成了《噤飛》最終的色彩。雖是以一支空軍特種部隊，一段硝煙不斷的軍事史為主題，卻書寫了許多發生在戰場外的事：空軍幼校的藝術社團、新房子的聖誕舞會、度假般的越南芽莊基地、高山雪地的求生訓練、事過境遷後的專機任務。

看似遠離，若以個人為尺度，未嘗不是更完整了。領航官脫下軍服後，總得面對日常的瑣碎、人情關係的糾結。而戰火不只存在砲彈裡，看似平靜的生活、未能留下姓名的小人物身上，也處處是戰爭的痕跡。

我好奇身處其中人們的心境，與他們做出的選擇（或不能選擇）。在成為一名軍人前，少年可能有過怎樣的想望？如何與命不由己的人交友或相愛？變化不已的時代洪流面前，不同位置的人要如何理解和接受生活？

我也想關注更微觀的感受，想寫出照進駕駛艙的火光、黑頭車開進眷村的聲響、咬破生肉的血腥味、被一則消息刺痛的瞬間。在做出評判前，先穿進那人的鞋子，走一走他曾經過的世界。

小說終究是虛構與想像，文字也始終是一種間接的表達，我無法確認它們是否切實再現了何爺爺與那一代人的細微經驗。但作為寫作者，相較於模擬不擅長的聲腔，至少我找到了自己更能發揮價值的切角和方向。

而作為一名在承平環境中成長的年輕人，這或許才是真正能領我接近戰爭的路徑。

閱讀是未完的旅程

2024 年底，《噤飛》上市。在宣傳和分享活動中，我得以遇見許多和黑蝙蝠中隊有著相關背景的讀者，甚至收穫來自書中角色原型的評價。偶爾也聽見這樣的話：「我在裡面看見了我的爺爺／往日朋友／我自己」。

這樣的回饋總讓我有點惶恐。自知相距太遠了，我再怎麼盡力拼湊那些場景，總有被「內行人」揪出破綻的擔憂。後來我想，大概正是因為他們「內行」，才能在寥寥帶過的字句間，以回憶補上血肉，才看見了更豐富的東西吧。

小說的軍旅題材和時代背景，以及作者一看就沒有相關經驗的形象，總會吸引中老年男人侃侃而談自己的往日回憶。他們說起自己住過的眷村、互動過的空軍、見證過的老新竹，看似離題，但我也樂見作品能觸發這樣多的聯想。如同學生說自己因為各樣的課堂接觸到這本書，也令我好奇，這些文字會如何和他們的所知連結？

寫作者盡力傳遞了自己的所見與詮釋，終究無法決定讀者的解讀會抵達何方。我沒有非要傳遞給讀者的啟示或知識，更不認為小說必須被帶著目的閱讀。完成《噤飛》的旅程，讓我看見「理解」的過程可能是東拼西湊、靈光乍現，在以為不相干的地方撞見尋覓已久的解答。

戰爭想像、時代紀錄、人物刻劃、為已知的添補細節、新的觀點或思考，甚或只是打發時間的一點消遣娛樂，每個讀者都帶著各自的視角，會有自己的看見。

但是，總會朝某個遠方迂迴靠近一點點的吧。如果也能在誰拼湊的風景裡成為一塊碎片，那就太好了。